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慶節上壽歡會

越五月五日，生為母賀節。母亦置酒邀生，生辭。李老夫人、陳老夫人各遣侍婢催之，生入謝曰：「承諸大母厚意，但恐冒突尊嚴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彼此旅寓，何妨，何妨。」命三姬相見。瓊、奇不出，生飲數杯，逡巡告退。老夫人曰：「守禮之士也。」趙母曰：「此兒無苟言，無苟動，真讀書家法也。其親宦游，無人照管，況當佳節，令其岑寂，吾心甚不安耳。」於是復備一席，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飲。生制一詞，名曰《浣溪沙》：晴天明水漲藍橋，畫簫鼓明江皋。翩翩彩袖擁東鄰。倚闌干悶縈懷抱，武陵溪畔燕歸巢。誰憐月影上花梢。

小哥默記其詞，歸為夫人誦之。老夫人精於詞章，瓊之文史，皆老夫人手教者也，極口稱善，以示三姬。三姬聞之悄然。老夫人曰：「汝等不足白郎詩乎？未免謂其傷春太露耳。」三姬微笑。少頃，亦各散去。

是夕，生叩重壁小門，瓊、奇固蔽不開。生叩既久，錦娘啟扉。二姬見生，淚下如雨，固問不應，相對惶。生知錦泄前言，再三開諭，坐至三更，二姬乃曰：「兄當厚自愛身，吾等罪當萬死。既不能持之於始，復不能謹之於終，致使形跡宣揚，丑聲外著，良可痛也。」因相與泣下。生曰：「月前之誓，三以死生，況患難乎！卿不記申、嬌之事乎？萬一不遂所懷，則嬌為申死，申為嬌亡，夫復何恨！」生即剪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與諸妹相從，願死不娶。」三姬亦斷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得與白郎相從，願死不嫁。」生曰：「吾之不娶，佯狂入山，事即休矣；卿之不嫁，奈何？」瓊、奇曰：「吾二人幸未有所屬，當以此事明之吾母。哥或見憐，幸也；不爾，則自剄以謝君耳。寧以身見閻王，決不以身事二姓。」生謂錦曰：「於卿何如？」錦誓曰：「生死不相離，離則為鬼幽。於是何如？」生誓曰：「終身不相棄，棄則受雷轟。」於是四人相對盡歡，不復顧忌。

越十有三日，趙母誕辰也，生以厚儀上壽，且為三母開筵，復請三姬，同預燕席。李老夫人許之。時二姬亦上壽鞋、壽帕，且稱觴焉。生筵適至，二姬趨避。李老夫人曰：「相見無妨，趙姨之子，即汝表兄也。」（蓋瓊、奇之母皆產於林，與趙母為叔伯姊妹，故老夫人有是言耳。）二姬逐出相，固遜不肯登筵。趙母曰：「幼女畏生客，我與之區處。」於是置生席於堂之小廂，命小哥侍焉。飲至半酣，生與小哥出席勸酒。老夫人曰：「酒不須勸，久聞高才，欲請一詞為壽，何如？」生辭謝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已見《浣溪沙》矣。」生曰：「惶愧！」遂請命題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幼時尚記辛幼安有『塞垣秋草，又報平安好』之句，即賡此韻，尤見奇才。」生不假想，即揮毫曰：

綠蔭芳草，黃鸝聲聲好。瑤台上，華筵表。的的青鸞舞，王母緋顏笑。蟠桃也，千歲■華渾不老。雅有玉山摧倒，南極先來到。玄鶴算，良非小。優游乾坤裡，添籌還未了。備五福，彭祖讓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：「真好詞也。」喚瓊姐曰：「汝向時言能為之，今尚能制乎？」瓊姐遜謝。夫人曰：「聊試一詞，以求教耳。」瓊因制詞曰：

玉階瑤草，報導年年好。綺閣上，瓊台表。蟠桃生滿樹，採擷真堪笑。再結子，又是三千年不老。金樽頻傾倒，王母乘鸞到。壽星高，乾坤小。人在華筵表，勸酬猶未了。齊嵩祝，萬年稱壽考。

呈上老夫人。夫人曰：「雷門布鼓，音響頓殊。」生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雲所遠讓。」陳夫人目奇姐，曰：「汝鎮日與大姊談詩，我不知云何。今卿試汝，汝其勿辭。」奇出席拜老夫人與趙母，曰：「獻笑，獻笑。」復拜生，曰：「求教，求教。」老夫人曰：「不必論詩，禮度自過人矣。」奇制詞曰：

瑤池綠草，近來長更好。朱明日，喧人表。況此薰風候，登筵人喧笑。華筵開，共祝那人長不老。好懷盡傾倒，壽星都來到。乘鸞客，才非少。倚馬雄才，萬言猶未了。吐芳詞，長祝慈闈多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：「妙哉詞也！可謂女學士矣。」詞畢，各就位。錦娘曰：「請謝教。」於是既奉三母之觴，復過生席勸飲。時蘭香自外持茉莉花來，既獻三母、錦娘矣，一與瓊，瓊曰：「送與小哥。」一與奇，奇曰：「送與白官人。」蘭香遞與生，笑謂生曰：「此花心動也。」錦厭其言，瞋目視之。生亦不快，奇殊不知也。少頃罷筵。

是晚，生入三姬繡房，為綢繆之會。與奇會畢，因謂曰：「爾殊不檢點，詞中稱揚太過。」奇曰：「偶筆氛所至耳。」又備述蘭香之言，奇遂大恚。

次晨，言之於母。母怒答蘭香，香曰：「此言誠有，但戲與白郎言之，姐姐安得聞？必是白郎密以告姐，願夫人察之。」夫人疑，喚奇姐，謂曰：「止謗莫如自修。」奇姐復大恚。夫人與詰其得聞之由，奇姐語塞。錦適至，曰：「此言錦實得聞，故以告妹。」蘭香自是言亦塞，陳夫人自此亦生疑矣。